

T 9299/7990

3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5 1941

天中記三十三卷

朗陵

石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五卷

男龍光校

卿

卿章卿慶也言萬物皆慶賴之又卿章也言貴盛章著

也釋名卿彰也明也言當背邪向正彰有道德也漢官卿之

為言彰也章善明治也大夫之為言大扶進人者也故

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

傳曰古今辯然否謂之士白虎通

高位齊侯使敬仲陳公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

及於寬政故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簪君

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三
內外必平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
知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刑其
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
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
司馬使魏絳佐新軍晉語
三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王謂司馬子
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為我延之以三旌
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
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豈豈
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每

肆遂不受也王注三旌三公位也司馬

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者

虞卿再說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簿說趙孝成王

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

卿史記虞卿躡步擔簿說趙君一說贈金百鎰再說以為

上卿古史考

巧宦汲黯姊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漢書

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之以巧宦

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開居賦

再濮陽段宏始事蓋侯王信信任宏官亦再至九卿

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傳

九列 帝玄成作詩戒示子孫曰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
遂我遺恤我九列注九列卿之位書

下括河海 更始時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賈豎豫章李

淑上書諫曰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

人其代之今公卿失位莫非我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

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網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

所重敗財傷錦所宜至慮後漢

位亞三事 順帝時大司農劉掇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

傳呼促步又加以搖撲左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

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

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

考課 王昶課事云卿考課一曰掌建邦國以考其治

曰九卿時叙以考事典三曰經綸國體以考奏議四曰

其屬衆職以考摠攝五曰明慎用刑以考留獄也北堂

九卿 古者天子諸侯皆名執政大臣曰正卿自周以來

始有三公九卿之號漢世雖號九卿其官無卿字至梁

始加卿字梁又象四時置十二卿後魏依南齊以前置

九卿又各加少卿焉唐龍朔二年加正卿以別少卿初

記五代史
百官志

何虛忘實 麟德二年將有事於泰山有司議依舊禮皆

以太常卿為亞獻光祿卿為終獻劉祥道駁曰昔在三

代六卿位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皆為

常伯屬官令登封大禮不以八座行事而用九卿無乃
狗虛名而忘事實乎高宗從其議竟以司徒徐元禮
為亞獻祥道為終獻唐

名卿常洪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倚
賴為長慶名卿傳

列棘九卿位為列棘作事成務南史

通寒暑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晉志

主治萬事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隋志

君貳鄭展廢良游取而立太叔弟取曰國卿君之貳也

民之至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曰無昭惡也襄二十

歸嚮卿嚮也言為人所歸嚮也海王

太常卿

太常昔舜攝帝位命伯夷作秩宗掌三禮即其任也周

時曰宗伯是為春官掌禮樂秦改曰奉常漢更名曰太

常應劭曰欲令國家盛大社稷常存故稱太常前漢常

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後漢不必列侯也宋志

奉常應劭曰常典也掌典三禮也師古曰太常王者旌

旗也畫日月焉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生奉持之故

曰奉常也後改為太常尊大之義也書

九卿之首太常社稷郊時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禮

賜金高祖滅秦已登尊號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殺劔

擊住高祖患之於是叔孫通進說遂設綿蕪野外賈之

月餘通曰可試觀上使行禮畢復置法酒無敢譁失
禮者高祖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
金五百斤史通起朝儀帝拜為奉常前叔孫傳惠帝即位
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習從通為奉常定宗
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書
文學晁錯以文學為太常掌故

不事權貴杜業有才能選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

供具恩禮桓榮拜為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
同飢危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
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
謂曰平生笑盡氣力今何如元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

學之為利乃若是哉明帝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嘗幸太
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
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時執經生遊位
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火官供具賜太常家
其恩禮若此

父子太常桓榮子郁永元四年代下滿為太常初榮受
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減其煩辭後郁又刪之而益有
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果敢直言周澤字穉都少脩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
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士野不及汲於時
常果敢直言數有據爭朝廷嘉其清廉東記

清節張奐字然明拜太常卿奐有清節可否之問

不可奪也該覽群籍古今詳備漢書

難經伉伉劉太常華嶠後漢書

復道忠恪咸熙五年詔曰華表字偉容清賢履道內真

外順歷位忠恪言行不玷其以表為太常卿晉書

還第攝事安帝三年太常臨川王寶啓府舍窄狹不足

移家母鍾年高遠離靡寧乞還第攝事詔聽之晉書

臨軒作樂蔡謨字道明拜太常咸康四年臨軒門下奏

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謨奏宜有金石顯宗納焉臨軒

作樂自此始也晉書

行為俗表賀循字彥先元帝以循為太常而敬騎常侍

如故循以元卿舊不加官唯拜太常而已中宗踐祚下

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加以位處上卿居身服物

蓋身而已屋裁庇風雨孤常造其廬特以為賜以六次

床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止

妙簡時望建元元年詔曰太常職典天地兼掌宗廟美

為任可謂重矣是以古今選建未嘗不妙簡時望兼收儒

雅會稽王淑履尚清虛志道無倦優游諷議其所

其以王領太常本官如故止

漢武初號建元文景子無會稽王此晉康帝建元元

年詔也萬卷菁華云前漢武帝本紀合璧云漢武初

制俱誤

閑職張瓌以雍州刺史拜太常自謂閑職武帝曰卿事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復欲委去之瓌曰陛下御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為騎常侍

齊書

鳴鐸長孫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制樂器土木絲竹參得其宜唯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為意常因退朝經韓侯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意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

後周書

鐸于斛斯徵遷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傳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鐸于者

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鐸于也眾弗之信徵依于寶周禮注以羊筒將之其聲極振眾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

上互見博學

復求太常李元忠為侍中雖處要任殊不以務物于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留連宴賞每挾彈携壺遊遊旦開每言寧無食不可使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元忠嘗為太常卿後自中書令復求為太常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重任其子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謂作僕射不勝飲酒樂事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北史

捉筆題詩

楊師道字景猷為太常卿師道善草隸工詩

每與有名士燕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為擅諷嗟賞獲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為朕為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

唐書

聲伎入流

實誕為太常奏用音聲博士皆為大樂鼓吹

官僚於後彈胡琵琶胡人白胡達竹伯夷積勞計考並至大官自是以聲伎入流品者蓋以百數

唐書

親導母舉

崔邠拜太常卿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

樂於官署觀者縱馬邠自私第去帽親導母舉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

儒法

趙宗儒為太常卿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

會朝聘饗不作幼君飛誕伶官縱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何必闕白以宗儒懦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師

尚書裏行

崔日知遷太常卿自以歷任年久每朝士恭

集常與尚書同列時人號為尚書裏行

互見樓

該洽

江南陳彭年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每朝列于

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為該洽常攝太常卿尊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問

宗官

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漢之太常是也

宗卿宗卿清重歷選所難漢晉已降莫非素範辭避則

桓郁張奮讓封則丁鴻劉愷潘泥之文雅純深華表之

從容退嘿自此迄茲風流繼軌梁陸陸表

學冠儒林太常卿位任特隆學冠儒林藝通禮樂者可

以居之職貢

秩宗太常寺古曰秩宗唐志

容臺太常曰容臺類要

禮寺唐曰司禮寺唐志又曰禮院杜牧之行杜濠制

清選立國之本禮樂為先今之太常兼掌其事歷代迄

今謂之清選白居易

禮樂之司劉賓客為杜佑謝男師損等授官表云太常

寔禮樂之司非儒者勿履集本

聲樂之司本寺禮儀聲樂之司官屬亦妙選才也兩京記

愈為推挽與墓碑

少卿

清選景明初班職令太常少卿第一清選明禮無天

陰陽者為之後魏書

孝感元順為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歐血身有

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法不復更生世人以

為孝感所致上

備謹帝使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樂伎不進

被讓王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陸下使教書
樂又責謂之天下其以士輕乎唐

宋定張文收尤善音律太宗將創制禮樂召文收於太
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有古鍾十二近代雖用
其七餘有五俗號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當
響徹時人服其妙上

宗讓中令薛稷遷太常少卿睿宗以鍾紹京為中書令
稷勸令禮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素無才望出自胥吏
雖有功勳未聞金德一朝超居元宰師長百寮臣恐清
濁同貫失於聖朝具瞻之美帝然其言因紹京表讓遂
為戶部尚書上

耕職常萬石頗有學業而持善音律正元中自吏部郎
中遷太常少卿當時郊廟樂調及燕會雜樂皆萬石與
太史令姚玄辯增損之時人以為稱職上

就決疑議鄭肅太和六年轉太常少卿肅能為古文長
於經學左丘明三禮儀注疑議博士已下必就肅決之
時魯王冰有寵文宗擇名儒為其府屬以肅為首肅長
史由是知名後魯王為太子以楊妃故得罪會自初武
宗思太子永之無罪盡誅陷冰之黨朝議稱肅志正有
大臣之節召拜太常卿上

端凝若植馮定字介夫儀貌壯偉與兄宿俱有文學而
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夫也

九年為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
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惣樂工
登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給
學士李珣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為古
句者耶乃召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
因錫禁中瑞錦仍令大錄所著古體詩以獻尋遷諫議
大夫知廳事

寺丞

定禮決疑陶覆之字孫宗為太常丞九宗廟疑議多所

決定時人為之語曰定禮決疑問陶覆之

陶氏家傳

開曲光宅中改太常為司禮天后時李嗣真為司禮丞

聞東夷三曲一遍援胡琴彈之無上聲遺忘

林

開曲知難作

李嗣真字承曹擢太常丞知五禮儀常曰

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橈堂堂
之謠側不正也橈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
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眾居中制外勢且不設者正始
為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

唐書

心光編鐘

宋沈為太常丞嘗一日早於光宅佛寺待漏

聞塔上風鐸聲傾聽久之朝迴復止寺舍問寺生僧曰
上人塔鈴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沈曰其間有一是古
製茶請一登塔循金索試歷扣以辨之可乎僧初疑後
許乃扣而辨焉在寺之人即言往往無風自擺

爾非此邪況曰是耳必因桐祭考本懸鐘而應之器
猶取而觀之曰此古洗之編鐘耳請且獨撥於僧庭歸
太常令樂工與僧同臨之約其時彼知本懸此果應遂
騰而獲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門逢度支運乘駐馬後頭
忽草草揖客別乃隨乘行認一鈴言亦編鐘也他人但
覺鏗鏘獨工不與衆者埒莫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
其度異乎此亦識徵在金奏者與

錫鼓錄

博士

辨五禮太常博士掌辨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通
變隨時而損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禮則與卿導贊其
儀凡王公已下擬謚皆跡其功德而為之褒貶

六典

詢度大典博士之職端委佩玉朝之大典必於詢度

以正道克厭人望然後為可

勃宰理窟張憑舉孝廉詣劉真長還船須臾真長遣覓

張孝廉船同旅愕然既同載俱詣撫軍劉真長謂撫軍

曰今日為公得一士太平博士之選既前撫軍與之言

咨嗟稱善乃曰張憑勃宰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

圖釋象經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不曉其旨

太子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為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

不通乃召呂才使問焉才尋釋一宿便能作圖辭釋允

恭覽之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遂

太常博士初温彦博奏才聰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

聞一聞一見皆達其妙尤長於聲樂譜令考之太宗即

徵才令直弘文館唐

儒而不俚 吕才為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

偽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擬可

者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首篇詔頒天下才

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共訶短之又

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

失切時事俾易曉也新

立議咸服 帝叔夏除太常博士後屬高宗崩山陵舊儀

廢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太常博士裴守真等草

創撰定由是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各及饗明堂

別受制共嘗時大儒祝欽明山撰定儀注凡立議

衆咸推服之中宗復位轉太常少卿

引誼固爭 唐紹為博士中宗時始郊祝欽明知高后能

制天子欲迎諂之即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紹

以為非禮引誼固爭唐博士將欽緒抗言

其節上

准君為僭 中宗將為常后父鄴王陵廟各置五品令

常博士楊孚曰興寧永康陵尚置七品令鄴王不置

踰先帝又勅武氏崇恩廟齋即以五品子先子曰未廟

齋即尚取七品以下子武氏不宜取五品也上曰未廟

再准崇恩置孚曰崇恩為太廟之臣太廟為崇恩之

天

以臣准君猶為僭逆以君准臣柰天下何事皆實
賜物袁利正高宗時為博士上疏諫以為前殿路
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帝納之傳詔曰卿奕由忠
能抗疏規朕之失乃賜物百段職林

請為別廟陳貞節遷太常博士與博士蘇獻上言屢示
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為後故殷盤庚不序
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
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為別廟又言兄弟
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
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駮祖考天子不
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為別廟大裕則合食太祖奉

睿宗繼高宗則禋祫永居昭可乃奉中宗別廟亦奉
為第七室

特新意裴寬為太常博士禮部擬國忌之辰妻廟用
樂下太常寬深達禮節特新意以為廟尊忌早則登
歌廟卑忌尊則去籥中書令張說謂寬明識舉而行之

清雅開元中以太常禮儀聲樂之司屬亦擇其
為清雅雅洛靈

不專胥吏陸亘字景山拜太常博士寺有禮生亘其父
於其事凡吉凶大儀禮官不能達率訪真真亦倚以
橫賴是頃要元和七年冊皇太子將撰儀注真奏
蹇亘台之胥曹失色由是國忌饗禮不專於胥吏

元和新禮 王彥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尤通三
禮無由自達元和中遊京師求為太常散吏部卿知
書生補為檢討官彥威於禮閣掇拾自隋已來朝
董吉出五禮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禮
是知名特授太常博士

問無不通 崔龜從字玄告太和二年改太常博士龜從
長於禮學精歷代沿革問無不通時饗宗廟於敬宗室
祝板稱皇帝孝弟龜從議曰臣審詳孝字載考禮文義
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卜虞之文子孫曰
哀兄弟曰其於祖禰則理宜稱考於伯仲則止可稱名
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辭於孝字非尊者則不稱傍

直言敢告當時朝議咸以為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弟
稱孝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傍親之文臣謂饗敬宗廟
宜去孝弟兩字又以祀九宮壇舊是失祠龜從議曰九
宮貴神經典不載詳其圖法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
從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宮獨越常禮請降為中祠
制從之龜從又以大臣薨謝不於聞哀日朝奏議曰
伏以廢朝軫悼義重自頃已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
於數日之外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仗奏用太宗責
乖禮岑文本既歿其夕為罷警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
避辰日是知閔悼之意不宜過時縱有機務急遽展
酒召宰臣不臨正朝無爽事體從之

崔龜從記曰博士重官也由此選者繼登三臺而
又並時同位者相望元和初權德輿李吉甫同在相位
長慶中竇易直在中書杜元預提印使西蜀今僕屬相
公始與鄭肅中與韋琮同居中書余復叨重委因志所
聞以遺他日亦以知博士之選為重焉時令狐綯父
亦以博士入相時人榮之續通典

集禮院令狐綯守兵侍同平章事其日南省上事故事
送上而同列必先集於少府監時白敏中崔龜從皆為
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署乃改集太常禮院因改
為集禮院龜從手筆志其事上

詳曲堂儀令狐楚白叔孫通起帝典於桴鼓之中自是
以還鴻生碩儒若賈誼董仲舒公孫洪稀不以此進元
帝詔丞相御史明於古今通達國體故為博士今行能
在臣右者知其班末祿寡莫不以博士為愧臣獨以為
榮詳曲臺之儀法攷廢僚之功行太常三卿始蒞事博
士無參集之禮晏公類要

藏所常楊收字藏之裴休作相以收深于禮學用為太
常博士建言漢制總群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
太常分務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旂常今旂常
飾隸太僕非是唐書

大理卿

廷尉廷尉古官以尉尉人心也凡掌賊及司察之

曰尉尉尉也言以兵獄羅尉姦非也猶刺史刺舉之也
也王者置廷尉尉獄疑刑者官之平下之信也尉
者尉民心撫其實也安立字士垂一人詰屈折者
示戴尺首以寸者為言寸度治法數之分示惟尺
寸舍則法有分故為尉示與尸寸宋均注曰士事也
係也屍人死也人死不可無乃戴之者示天下不
死也春秋元命包

平星平星主建廷平主平天下之獄事若今廷尉之象
故星讚曰平星執法正綱紀也天文錄

作士齊職儀云大理古官也唐虞以臯陶作士士理官
也初秦置廷尉漢景帝改曰大理王莽改曰作士物紀

過聽請死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

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
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為多
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
不受命君甲子必自以為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
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為
理今過聽殺無罪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殺法亡國非
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
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聞行以事
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
聞之曰忠矣乎韓詩外傳

楚令尹文子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舍
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
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
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
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
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
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
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於吾生不以義不若
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
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
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

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
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廷理解之子
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杜稷臣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

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軛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

廷理斬其軛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

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

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

敬社稷是臣弃君下陵上也臣弃君則主失威下陵上

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

拜請死上

不敢失法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正而好義
王使為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及
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
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
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
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
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刎頸而死
于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新序

樹德

季羔為衛之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有剽贖之亂

季羔逃之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執季羔

曰君子不始又曰君子不隄又曰於此

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別者吾不
能虧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
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
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
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
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
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刑
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家語

天下之平

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嘗行有人從渭橋下出

乘輿馬驚捕之屬廷尉釋之奏其犯蹕當罰金上怒釋
之曰法者所與天下公共也方是時上誅之則已全已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
人安所措其手足乎後有盜高廟座前王環得文帝令
族之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釋之曰法如是也今盜宗
廟器而族之如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
法乎前漢

決疑平法于定國為廷尉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其決獄
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
冤上潘岳楊荊州誄曰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蒞其任
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臯呂稱侔于張
臯臯陶也虞書曰帝曰臯陶汝作士明于五刑呂呂侯
為周王司寇周書曰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號稱詳平孔光為廷尉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
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
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翟方進等
議迺始等於法無以解請論光以為夫婦之道有義則
合無義則離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
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大生子范延壽宣帝時為廷尉時燕趙之間有三兄弟
娶一妻生四子長各求離別爭財分子至聞于縣縣不
能決斷讞之于廷尉於是延壽決之以為守道人倫比
之禽獸生子屬其母以子並付母尸三男子市妻免罪

太守令長等無師化之道天子遂可其言漢書

得自恩盛吉字君達為廷尉性多哀憐其妻謂吉曰君

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一人濫罪殃及子孫其囚無仇嗣

者令其妻妾得入使有這類事十二年天下稱有

會稽典錄

世掌法郭躬字仲孫元初三年為廷尉家世掌法務在

寬平及典理官决獄断刑多依矜恕躬弟子鎮自廷尉

左監遷廷尉凡郭氏為廷尉者七人後漢

奏附經典永元六年陳寔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及為

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案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

從之齊活者甚衆寔為廷尉時後漢文鈞校律

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

法名家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断獄平

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管人所不封土

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言當族滅而

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上

施恩開怨范堅字子常為廷尉奏王典吏邵廣盜官幔

合布四十疋依律棄市廣息雲宗二人自凌為官奴婢

以贖父尚書議可特聽堅駁之曰此為施一恩於今開

萬怨於後顯宗從之正廣刑晉中興書

賤刑名文帝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盧思道奏曰省有

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

刑名也隋書

所斷無言

唐臨為大理卿初蒞職斷一死囚先時坐死

者十餘人皆他官所斷會太宗幸寺親錄囚徒他官所

斷死囚稱冤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太宗怪之問其

故囚對曰唐卿斷臣必無枉濫所以絕意太宗歎息久

之曰為獄固當若是囚遂見原太宗親為之考詞曰影

若死灰心如鐵石唐新語二唐俱作高宗新唐自述其考云

抵罪無怨

張文確遷大理卿至官旬日決遣疑事四百

餘條無不允當自是人有抵罪者皆無怨言文確嘗有

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其執法平恕以

此戴胄上元二年拜侍中兼太子賓客大理諸囚聞文

確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唐書大理卿袁仁啟暴

卒繫囚聞之皆慟哭悲歌曰天不恤冤人兮何奪我慈

親兮有理無申兮痛哉安訴陳兮通典開元二十一年事

詳刑龍朔二年改大理為詳刑光宅元年改為司刑唐書

中外推重王正雅字光謙穆宗時為大理卿會宋申錫

事起獄自內出卒無證驗是時王守澄之威權鄭注之

寵勢雖宰相重臣無敢顯言其事者唯正雅與京兆尹

崔綰上疏請出造事者付外考驗其事別具狀聞由是

獄情稍緩申錫止於貶官中外翕然推重之唐書

執奏張仁愿開運初為大理卿隰州刺史王徽犯賊朝

廷以功臣子欲宥之仁愿執奏竟遣伏法議者賞之

天中記

正方拜尉卿梁國初建曰大理天監元年復改為拜尉
有正監平三人元會廷尉三官與建康三官皆法冠玄
衣朝服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尺方一尺謂
之執方唐官志

大理少卿

明刑職法 廷尉少卿第四品上第二請用思理平斷明

刑職法者後魏職令

二絕 宋世執為拜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
知名寺中為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
執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卒官拜尉御史諸囚皆哭曰宋
拜尉死我等豈有生路也北齊書

一心趙綽為大理少卿時刑部侍郎兼道曹衣緹

釋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厭盡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

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幸曹而不自惜也命

左僕射高頴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幸

曹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

一心不敢惜死上良久乃釋之他日又令斬二人綽曰

此人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置臣

法司欲誤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

退綽曰臣莫撼感天心何論撼勳木上乃止時薛豐為

大理卿俱名平恕曹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書

正人 戴胄有幹局明法令太宗常謂侍臣曰大理之職

人命所懸當須妙選正人用心存法無過戴曹者乃以為大理少卿唐新語曹性既強正處斷明遠議者以為法官稱職事無冤濫武德以來一人而已

人命所係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新嘗謂所親曰今身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前後為獄官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舊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為人論之曰昔稱張

釋之為拜尉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瀕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新猗歎徐公解豸之精世皆紛濁不改吾清舊

兄弟守正崔昇兄玄暉知政事先是來俊臣周興等誣陷良善異圖爵賞因緣籍沒者數百家玄暉固陳其在狀則天乃感悟咸從雪冤則天季年宋璟劾奏張昌宗謀為不軌玄暉亦屢有讜言則天乃令法司正斷其罪玄暉弟昇時為司刑少卿又請實以大辟其兄弟守正

如此

詰責無懼桓彥範為司刑少卿凡所奏議若違人生詰責則辭色無懼爭之愈厲又嘗謂所親曰今既躬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上

守法一定太和四年大理少卿崔杞奏大理寺即陛下守法之司一定之制不可搖動若朝示而暮改同罪而異刑則人何所措其手足哉續通

寺丞

守法權善高宗朝為將軍中郎將范懷義宿衛昭陵有飛騎犯法善才繩之飛騎因番請見先涕泣不自勝言善才等仗義而人不殺高宗悲之命殺之大

理丞狄仁傑斷善才罪正免官高宗大怒命促有刑仁傑曰法是陛下法臣但守之奈何以數株小柏而殺兩臣請不奉詔高宗涕泣曰善才斫我父陵上柏我為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終須死仁傑固諫侍中張文瓘以笏築令出其宗曰善才情不可奪法雖不死朕之恨深矣須法外無之仁傑曰陛下作法懸諸象魏徒流及死具有等差豈有罪非極刑特令賜死法既無恒萬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今日為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命編入史又曰仁傑為善才正朕豈不能為朕正天下耶授試御史大夫唐書
司刑丞杜景儉徐有功並為司刑丞與來俊臣侯思止

同制獄人稱之曰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

活法死法 李日知為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與元禮

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遣府吏謂日

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

此囚無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

唐前

何公 茂陵何比干漢武時丞相公孫弘舉為廷尉右平

獄無冤民號曰何公三輔史錄注比干學尚書於晁錯武帝

時為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

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何比干字

少卿何敞六世祖也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

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

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

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

八十餘頭白求寄避兩兩甚而衣履不露漬雨止送出

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慶公之子孫

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

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六景天

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定中 黃霸字次公昭帝時俗更尚嚴法以為能而

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民間時知霸者更

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更中書平

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
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當獄當死
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論久積三歲廼出

南士秀望顧榮字彥先入洛以南士秀望累遷廷尉正

晉中興書

憚其清嚴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畢

薄寺卿蔡法度欲解渴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

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協顧即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

之南史

推察得實蘇瓊為廷尉正時華義雲為御史中丞以猛

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言道瓊推察務存得情雪者甚

衆寺署臺按始自於此也

應正論王志愔為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

則人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員多不奉法以縱罪為寬恕

以守文為苛刻遂上應正論以見志

唐書

始置宣帝詔曰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

廷平秩六百石負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

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獄刑競為

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

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故暴亂

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

天中記

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
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急則
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宣帝始置左右而決錄注云
何比干漢武帝為廷尉右平謬矣漢書通典

一據家傳則與前後書俱不同

行能高黎馬宮字游卿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

高黎遷廷尉平漢書

濟者甚衆顧榮遷廷尉平時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

官屬下廷尉議罪榮具明刑理不宜廣濫倫意解賴榮

濟者甚衆晉中興書

上便宜事何攀字惠興居心平允莅官整肅為滎陽令

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冲以

攀蜀士輕之及斷疑獄冲始歎服晉書

羅織則天時左臺御史中丞來俊臣司刑評事康暉衛

遂忠等同惡相濟招集無賴數百人令其告事共為羅

織千里響應唐書

詰對五六延和中沂州人有反者詰誤坐者四百餘人

將隸餘于司農未即路繫在州獄大理評事敬昭道授

赦文判而免之時宰相切責大理柰何免反者家口太

理及正等失色引昭道以見執政執政怒而責之昭道

曰赦云見禁囚徒沂州反者家口並繫在州獄此即見

禁也反覆詰對至于五六執政無以奪之詰誤者悉免

唐新語

擢拜理評杜暹授鄭尉以清節見知華州司馬楊至公直士也深賞重之孚遷大理正暹坐公事下法司結拜孚謂人曰若此尉得罪則公清之士何以勸矣特薦之於執政由是擢拜大理評事

三緊吏部銓注拾遺評事亦尉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署為之俗號三緊官拾遺立緊以其行立在此省之次獻可替否也評事出緊以其銜恩按覆彈射不法也赤尉坐緊以劇縣决遣權豪畏威也入仕之路歷是三官者時輩共以為榮也兩京雜記

北寺評刑北齊鸚鵡之政無聞陳子榮加天寵職察雲

司上大理曰大棘胡文進承讞寺上進承法局上進承卿讞上治讞之丞法卿貴丞上往司李法之讞上棘寺初銜命

六僕卿

太正穆王命伯冏為周六僕正作冏命汝作太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太僕長太御中大夫王所置也蓋太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天子出大駕則奉小駕則御續漢書

奉車夏侯嬰高祖為沛公為太僕常奉車竟高祖世以

太僕事惠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奉嬰與東牟侯入清宮以天子駕迎代王共立文帝後為

太僕書藝文作書嬰誤

教馬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教馬策手曰六馬慶於兄弟中最高為簡易然猶如此策

子代父為公孫賀字子叔少為騎士從軍教育功武帝

初為太僕後八歲代石慶為丞相子敬聲代為太僕父

子並居公卿位上元封三年武帝作柏梁臺詔群臣賦

詩太僕賀曰修飾與馬待駕來古文上林賦孫叔奉

衛公恭乘鄭玄曰孫叔者太僕賀也選

善事人陳萬年字幼公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

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

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卜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

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廼歸及吉病甚三自

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

代定國為御史大夫書

樂侮祭彤字次孫幼有志節建武中拜遼東太守彤有

膂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

後徵為太僕彤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黼黻宗既嘉其

功又美彤清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及劍下至

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為可屬

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

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東觀漢記

宣揚國命趙岐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獻帝時

天中記

為太僕及李催寺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後漢獻帝以岐為太僕持節安慰天下漢後通典御覽俱同

牧馬充物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畜是以牧馬充物其

後征吳得以濟事晉諸公贊

司僕王莽改太僕為太御唐龍朔二年改曰司馭武后

先宅元年改曰司僕通典

還鄉賜袍張晞為熙中監太僕卿天寶初晞還鄉拜掃

特賜錦袍繒綵御賜詩以寵異之乘傳來往勅郡縣供

擬瞻髮華皓在輿中子弟車馬連接數里不冠榮之

封還詔書帝弘景遷給事中劉士經以駙馬交通邪倖

穆宗用為太僕卿弘景與給事薛存慶封還詔書論士

經曰伏以司僕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所

以惟月膺名象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愿陳萬年

之行絜皆踐斯職謂之大寮今士經戚里常人班叙散

秩以父任將帥家富貲財聲名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

於朝野忽長卿寺有瀆官常以規則人物未賢以勳則

寵待常厚今叨顯任誠謂謬官其劉士經新除太僕卿

勅未敢行下穆宗遣宰臣宣諭弘景等固執如前等臣

不得已改衛尉少卿俱唐

丞張敬字子高為太僕丞漢書

光祿卿

郎中令初秦置郎中令掌宮殿門戶及主諸郎之在殿

中侍衛故曰郎中令齊職謂之郎中令者言領諸郎而

為之令長漢漢武帝更名光祿勳應劭曰光明也祿爵

也勳功也言光祿典郎謁者虎賁羽林舉不失德賞不

失勞故曰光祿勳應劭鄭玄並云勳猶閭也今光祿勳

則古閭之職後漢初

陰重不泄周文者名仁景帝初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

不泄常衣弊補衣雨袴故為不絮清以是得幸入卧内

於後宮秘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

察之然亦無所覺如此景帝再自幸其家上所賜甚多

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臣皆畏其賂遺終無所受武建元

為先帝臣重之

屏人恣言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

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以不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

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書

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詠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

一上謹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貴如是

白馬生張湛字子孝拜光祿勳光武建朝或有陷者湛

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

矣

周客敬慎杜林字伯山從張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竦

備代郭憲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致獲選
塞獲平即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

閔投蜺 楊賜字伯欽拜光祿勳光和元年嘉德殿前春

青赤氣帝惡之遣中使問賜祥異禍福吉凶所在以賜

博學碩儒故密詔問且極陳其意賜上疏陳請案春秋

誠天投蜺海內亂今妄嬖閹尹共專國朝之所致也

龍 郭憲字子橫為光祿勳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

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

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

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

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

後言帝令兩印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閹東

郭子橫竟不虛也憲遂以病歸遂奉私家

二雅 孫堪字子稚為光祿勳以清廉稱與周舉相類澤

字稚都京師號為二雅

九列 陳蕃字仲舉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外內靈狼盛蕃

乃上疏諫曰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

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今

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考其任裂

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誠欲陛下從是

而止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曰安平之

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

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

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
心願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與馬之
觀乎

孫滂來漢字曜卿閩之孫滂之子也時有傳劉備死者
群臣皆賀漢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卒官太祖為之流
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即中令之家一
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
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變鮮甲王甫字子雍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
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所獲之曰魚生于淵而亢于屋

有東閔之敗

至德清純孟宗為光祿勳大會宗先少酒偶有強者飲
之一杯便吐傳詔司察宗吐麥飯察者以聞上乃嘆息
曰至德清純如此

不見為恨鄭袤字林叔高貴鄉公時為光祿勳母丘儉
作亂景帝時為大將軍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袤
疾病不任會上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以不見鄭光祿為
恨肅以語袤袤自輿追及於近道上笑曰故知侯生必
來也遂與袤共載問以計謀

歆荀攸善見袤曰鄭公業為不亡矣

居世之難鄭默字思元表子也轉光祿勳寬冲博愛

謙虛溫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
斯養不加聲色而猶有嫌怨故士君子以為居世之難

晉書

擅奇王惠字令明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

謂傳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也既而曰吾獨
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

南史

少卿

般漏不沒邢虬字神虎為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僕

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蚪得一小船而渡船漏滿不
沒時人異之此史分紀虬字神寶神寶產字也誤

授職每誠柳亨拜光祿少卿太宗每誠之曰與卿舊親

情素兼宿卿為人交遊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

好射獵有饗酒之名比後頗自勗勵杜絕賓客約身節

儉勤於職事太宗亦以此稱之舊唐書

太官令魯國陳正字叔方為太官令黃門侍郎與正有

隙因進御食以髮貫炙中光武啗炙見髮怒勅正正五

曰臣罪有當死者三黑山出炭增冶灶炙焦膚爛肉而

髮不銷臣罪一也匣出佩刀匠石砥礪肌裁骨曾不

能斷髮臣罪二也臣朔月書章奏側光讀經書且結

食臣與丞及庖人六日齊視曾不如黃門兩月臣罪三

也詔乃捨黃門而釋正謝承後漢書

九列首庾冰用樂謨詔草曰光祿九列之首且與

署選貢惟允其以前散騎常侍謨為光祿勳

鴻臚卿

鴻臚胡廣曰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也

唐虞賓于四門此則禮賓之制與鴻臚之任亦同

劉熙曰腹前肥者曰臚言以京師為心腹王侯外國為

四體以養之也辨云鴻臚本故典客掌賓禮鴻大也

禮序也欲大以禮陳序賓客也辨釋名鴻臚卿漢官也周

禮大行人掌賓客及諸侯朝覲事即其任也漢官云奉

置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

改曰大鴻臚初秦又有典屬國亦掌蠻夷降者漢亦因

之成帝是入大鴻臚辨釋名鴻臚為典樂物學

不任賓贊蕭由字子驕望之子也為陳留太守元始中

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

還歸故官漢書雜事

金穴郭况光武郭皇后弟也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

公卿諸侯親冢飲燕賞賜金錢繡帛豐盛莫比京師號

兄家為金穴後后紀

與帝通夢習郁為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

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

立蘇嶺祠刻二石鹿俠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

嶺山為鹿門山襄陽耆舊傳

靜黑杜瓊字伯瑜後主立為大鴻臚太常為人靜黑少

天中記

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蜀志

移書敦崇 崔林為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

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

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

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為夷

狄所笑此曩時之惠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

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魏志

大鴻臚小鴻臚 韓宣明帝時為大鴻臚宣前後當官在

能否之間然喜以已怒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州

為大鴻臚暨為賢人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

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馬相如

有出境才 張儼弱冠知名早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

鴻臚使于晉吳主孫皓謂儼曰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

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無古人延譽

之美磨鋒淬鏑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

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吳志

才任專對 晉使者俞歸至張重華識張鑿才任專對拜

典客令歸責鑿禮供給薄鑿曰英國僻小隔絕皇風行

臺撫臨萬里傾躍今大義未崇先存口實非昭德示訓

之謂也歸改容謝之前涼錄

典客 李安世天安初為主安令齊使劉續來聘安世美

容貌善舉止續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續等

安世為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得以
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續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
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明鴻臚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
響文武而殷勤亡秦魏書

異名大鴻臚梁加卿字曰鴻臚卿除大字五代史隋唐

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同文卿光宅初改曰司賓卿六

採樵劉世龍高祖時從平京師累轉鴻臚卿時草創之

始傾竭府藏以賜勲人而國用不足世龍進計曰今義

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若採街衢及苑中

樹為樵以易布帛歲收數十萬足立可致也又藏內繒

絹疋袖之使申截取剩物以供雜費動盈十餘萬段矣

高祖並從之大收其利舊唐書節本名世龍或言世龍子

名鳳昌父子非人臣兆高新不聽更賜今名

有祿能否王敦為鴻臚卿沈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

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爾耳遂為之脩字宣子

少卿

推學達理鴻臚少卿請用雅學詳當明樞達理者後

令望蘇夔字伯尼煬帝方勤遠畧蠻夷朝貢前後相屬

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

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

客者為之乎咸以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隋書

職崇稱裴光庭開元中權兵部郎中鴻臚少卿性靜默

寡交游雖驟歷臺省人未之許既而以職稱議者莫

推之唐書

典屬國 昭帝始元六年春以移中監蘇武為典屬國

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

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

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

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

貳負難哉論衡別通分紀以武為典屬國誤

習外國事 常惠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

有功甘露中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

掌蠻降者 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 昭平元年省併大

鴻臚

尚寶

符寶郎 周禮地官有掌節春官又有典瑞並其任也自

漢以來唯旌節稱節餘皆號符焉寶即璽也秦為符璽

令史記云始皇出遊會稽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從

高兼行符璽令事是也漢因秦置符節令

璽不可得 霍光字子孟幼輔幼主政自出天下想聞

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

不肯授光光欲奪之即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

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即秩三等衆庶莫不多光

符節令 符節令掌天子璽符及節麾幢有銅虎竹使符

中分二人番其半付受為信要略

從璽文唐因隋置符璽即天后更名符寶即授金交

璽等八璽文並錄為寶字神龍初復為符璽即開元為

又為符寶即從璽文也大典

掌寶符寶即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

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舊唐志

宗正

宗正宗正卿周官也宋百官春秋云周受命封建宗盟

周封兄弟之國十有五始選其宗中之長而董正之謂

之宗正成王時影伯入為宗正掌王親屬是也秦漢因

之平帝只漢書宗正漢復為宗正晉曰

大宗正以後魏皆同姓為之晉至梁加卿字除大字曰宗

正卿後魏用庶姓為之唐武德二年置宗師一人後省龍朔二年改

宗正寺曰司宗寺武后光宅元年曰司屬寺百官志

千里駒劉德字路叔脩黃老術有智畧少時數言時事

召見井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為宗正丞後為

宗正卿德妻死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娶畏盛滿

也漢書

忠直有行劉向字子叔本名更生德子也元帝初太傅

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

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為宗正

上

脩身行義劉平字公子本名曠明帝初鍾離意為其脩身行義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官郇愆等

恤族劉殷字伯興建初中遷宗正殷在位數言政事其

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

世掌劉軫字君文梁孝正胤為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

馬

至行貞素王覽字玄通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咸寧元年

大中大夫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

彌固其以覽為宗正卿

忠篤寬厚羊祜忠篤寬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缺不審

可轉作否

山公

器貌瓌雅杜銓字士衡初為太后父豹喪在濮陽世祖

欲命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浩

對京兆為美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

長老一人以為宗正命營護凶事浩曰中書博士杜銓

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之後於今為諸杜之最即可取

之詔召見銓器貌瓌雅世祖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

也以為宗正

魏書

序昭穆宗正卿之職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別昭穆

之序紀親疎之列典九廟之子孫繼統為宗餘曰族

昏忘對竇誕抗子也貞觀初為宗正卿太宗嘗與之

言昏忘不能對乃手詔曰朕聞為官擇人者治為人

官者亂實誕比來精神衰耗殊異常時知不肖而任之
觀尸祿而不退非唯傷風亂政亦恐為君不明考績
陟古今常典誕可光祿大夫還第

整訓屬族杜牧李文舉制取自遠潘擢為宗正大則

舉群吏洒掃守奉次則整訓屬族次第昭穆

第其賢能元稹李從易宗正丞敦昔劉氏子孫在屬籍

者十餘萬我唐光有天下二百餘年伯仲叔季幼子童

孫可勝道哉第其賢能以次序昭穆皆吾宗寺之職也

秩序長幼元稹李拭授宗正卿等制明皇而下其屬未

遠諸王在閣朕得其寒温睿宗而上五十餘族長幼秩

序盡委之於大宗正者非能賢不敢輕授

國子祭酒

祭先劉熙曰祭酒者謂祭大神以酒酹之也辯云凡會

同饗讌必尊長先用酒以祭先故曰祭酒漢時吳王年

長以為劉氏祭酒是也辨釋胡廣曰官名祭酒者皆一

位之元長者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

以祭於地舊說以為示有先後志應劭曰禮飲酒必祭

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祠時唯尊長者

以酒沃酹注

三為祭酒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襄王時而荀卿

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史記

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

位而皆為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注

明習故事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宣帝

以武節著名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漢書

分紀優寵之後加年老不拜迎以安車二句事文因

之似誤

總領綱紀建武初置五經博士太常差以有聰明威重

者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續漢表

仲父秦宓為師友祭酒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茅舍纂

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晉厨膳即宓第宴談宓卧如故益

州辟宓為從事祭酒蜀志

奏立太學裴頠為國子祭酒奏立太學開講晉書

門闕刻石寫五經晉書

忠蹇劉毅字仲雄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

望風憚之武帝受禪為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

掌諫官咸寧初復為博士祭酒晉書白帖云漢擢荀卿晉

選劉毅並為祭酒也以荀為漢人誤合璧因之又誤

國學始興袁瓌字山甫為國子祭酒于時喪亂之後禮

教陵遲瓌上疏曰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

漸頽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啓若得給其宅

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晉書

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晉書

經問義杜夷字行齊世以儒學稱元帝為丞相立義

書

巨今大義類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兼立
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處士杜夷棲情遠迹確然絕俗
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為祭酒建武中令曰國子
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
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
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上

東庠西序

建元七年高平蘇通長樂劉祥並以碩學者

儒尤精二禮堅以通為禮記祭酒居于東庠祥為儀禮
祭酒處于西序堅每月朔旦率百寮親臨講論崔海前
秦錄

清官

張緒字思曼清簡寡欲建元元年立國學以緒為

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為中書令何遜歎

曰晉以子敬季琰為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
清官後接之者實為未易永明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
子祭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
物議以為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南史

虎闈

王元長曲水詩序入虎闈而齒冑注周禮曰師氏

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
有闈門之學翰曰虎闈教國子之學所也

朱服

何胤字子季為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

為侍中時胤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
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說

始也南史

不給兵力 韓子熙累遷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嘗好
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豫止給二
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拜自不給祭酒兵何用
韓子熙事也論者高之 魏書

儒宗 盧誕本名恭祖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
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命卿為師於是親幸晉
王第勅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又以誕

儒宗學府為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 周書

珍果遺母 徐孝克陵弟也性至孝宣帝嘉其操行後為
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取至席散當其前膳羞
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

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嘗不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

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良久乃歎自今宴享孝克前無
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

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
南史大建中國子祭酒徐孝克開講特貴縱辯衆莫敢當

陸德明始弱冠往參焉便與抗對合朝賞歎 唐書
三世國師 王承字安期為國子祭酒承祖查父陳道

此職三代為國師前代朱之有當時以為榮 唐書
國老民宗 周弘正字思行陳宣帝時領國子祭酒尋勅

侍東宮講讀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有師資之敬焉李
于官詔曰弘正識宇凝深藝業通備辭林義府國老

宗道映庠門望高禮閣卒然殂朕用惻然言賀德宗
與從元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為語曰學行宗
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有宗
與陳義理元善周武帝時賜爵江陽縣公隋初遷國子
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
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隋書
論難不屈楊汪字元度為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
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
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疋上
從朕授官許後胤常侍太宗講後為睦州刺史因入朝
乞骸骨太宗召問曰朕與卿剋史頃以自養何謂即求

致仕後胤對曰年老筋力不逮望得私第時見闕庭太
宗曰卿氣力猶強欲何官也後胤陳謝不敢太宗曰朕
昔從卿讀書卿今日從朕求官但言所欲不相違也時
國子祭酒缺後胤奏言之因授國子祭酒唐書

撰經正義太宗以孔穎達在東宮教有匡諫釋國子祭
酒仍侍講東宮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穎達講孝經既
畢穎達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先是與顏師古等諸儒受
詔撰定五經正義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
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寔為不朽付國子並施行
致仕圖形於凌煙閣讚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唐書
開揆辭颺起上

古無留語趙弘智篤孝通書傳父事兄弘安未徵勅為
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諸儒更詰辨隨問酬悉舌無留
語高宗喜曰試為我陳經之要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
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二
百名馬一進國子祭酒弘安亦終國子祭酒

瑞按三道則天稱制以權臨下不恆官爵取悅當時其

國子祭酒多授諸王駙馬都尉唯貞觀故事祭酒孔穎
達等上上日皆講五經題至是諸王與駙馬都尉赴上
惟判祥瑞三道而已至與博士助教雖有學官之名多
非儒雅之實

官不等才無涉能為儒雅以方術人鄭普思為

起若監棄靜能為國子祭酒者範吾言不可帝曰既
用之無容便止彥範曰陛下自復位制詔軍國皆用故
事正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秘書監以孔穎達
為祭酒如靜能方伎庸流豈足以比蹤前烈臣恐物議
謂陛下官不擇才濫以天秩加於私愛不

腐儒祝欽明為國子祭酒景龍三年中宗將親祀南郊
欽明與郭山暉希旨奏言皇后亦合助祭景雲初侍御
史倪若水劾奏曰欽明等本自腐儒素無操行崇班列
爵實為叨忝而消塵莫効諂佞為能遂使曲盡之禮
立之制百王故事一朝隆失所謂亂常改作奉病者
人之不才遂至於此臣請並從黜放以肅周旋

明左授饒州刺史

處以散地楊綰字公權時元載秉政公卿多附之

立中道清貞自守未嘗私謁載以綰雅望素高外示

重心實疏忌會魚朝恩死載以朝恩嘗判國子監事

汚太學宜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為國子祭酒實欲

散地處之

教本蕭昕字中明為國子祭酒建請崇太學以樹教本

帝寤其言詔群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隸業者

聽補生員

琢碑偽號馮奉為孔子祭酒國子監有孔子碑睿宗篆

額如火周國子監碑

二字從之

監不寂真韓愈拜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

官多豪族子嬪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

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且使會

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

寂寞矣

宰相領鄭覃故相珣喻之子以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

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職田請依三府官例賜

祿粟從之又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

關中書奏祭酒之資歷朝所貴望

終身不悛丘靈鞠齊武帝初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

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南

師貴道尊切以庠均義重振古所崇師貴道尊有來攸

尚匪曰爾正疇變入室之情不自朱盤何遷素絲之贊

王融為王儉讓國子祭酒表

敷教流化臣聞寶劔未砥猶乏切玉之功美箭闕羽尚

無衝石之勢况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至於敷

教東序流化上庠曠官何仰温子昇為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

師氏國子周之舊名周官有師氏之職以三德三行教

國子又有保氏而養國子以達教之六藝也晉武帝時

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齊梁為國師隋煬帝改國子

學為國子監龍朔二年改為司成館天監改祭酒為大司

成元定祿唐書禮志祭酒一官漢書禮志祭酒一官

子受業則執經講讀皆以儒學優長者為之

兼侍郎五代時田敏任祭酒兼侍郎

司業

少司成煬帝大業三年於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禮曰

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因以為名肅朝二年改為少司成

凡祭酒司業皆儒重之官非其人不可居

試六學凡六學生每歲有業成一于監者以六業與祭

酒司業試之唐書禮志

三世司業孔穎達字仲達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于憲

終司業志于惠元力學寡言又為司業三世司業皆入

天中記

美之唐書合璧云顏達子志終志終子惠元誤類聚新集

因之夫不讀本傳固也亦去見孔氏白姑耶

刊定儀注常叔夏安石兄也而而精通三禮遷成均司

業久視元年特下制曰吉凶禮儀國家所重司禮博士

未甚詳明成均司業常叔夏八子率更令祝欽明等博

涉禮經多所該練委以參掌其弘典式自今司禮所修

儀注並委叔夏等刊定訖然後進奏舊

請誦古詩郭山憚少通三禮景龍中遷國子司業中宗

數引近臣及脩文學士與之安集嘗令各効伎藝以為

笑樂餘臣各有所陳金吾將軍杜元琰誦婁羅元中舍

盧藏用効道士上章山憚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

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樂中書令李憺以

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頗西規諷怒為忤景憲止之翌

日帝嘉山憚之意詔曰郭山憚業優經史識貯古今因

其預遊潛申規諷譽譽之誠彌切諤諤之操逾明宜示

褒揚美茲鯁直賜時服一副上

有儒者風陽嶠景龍末轉國子司業嶠素謹好學在儒

者之風又勤於政理循循善誘及在學司時人以為稱

職奏脩先聖廟及講堂因建碑前庭以紀崇儒之事唐

宗初為國子祭酒薦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等為學官

皆稱名儒時學徒漸弛嶠謀率經業稍行鞭箠善學生志

之頗有宣謗乃相率乘夜於街中毆之上聞而令斷由

天中記

杖殺無理者由是始息上

歸崇敬字正禮大曆中授國子司業時皇太子秩以仲秋之月於國學行齒胄之禮崇敬以國學及宜名不稱請改國子監為辟雍省又以祭酒之名非學官所宜按周禮師氏掌以義詔王教國子請改祭酒為太師氏又司業者義在禮記云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柝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簋祭牙櫛羽刑業是懸鐘磬之柝簋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則無所取請改司業一為左師一為右師詔下議者以為省者禁也非本司所宜名周禮代掌其職者曰**國學非代官不宜曰**師氏其餘大抵以習俗既久

重難改作其事不行

生徒斤斤陽城字亢宗德宗時為諫議大夫裴延齡誣

逐陸贄等城上疏極論其罪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父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斤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唐書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郊季償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經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舊惟茲陽公履道葆醇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進退作則勳言是効寵厲貪變待公順之欺偽譎詐待公信之今公等征執表儒門生徒上言稽

首帝聞謂天蓋高曾莫我問青衿涕濡填街盈衢
嘗寫九經張參為國子司業年老嘗手寫九經以為書
書不如寫書

監丞

影纓國子監丞東朝束帶銀榜增華西序影纓環林蓋

潤唐張燕公集

上書八千言趙鼎為相時先是國子監丞張戒上書幾

八千言自謂恐忤聖意上謂宰執曰朕熟覽之其憂國
愛君之心誠可嘉朕大開言路以防壅蔽自欲賞之趙
鼎不答沈與求曰陛下如此何患不聞盡言言行錄
參事務設屬成均參釐政令庶事之務惟丞是司初案

博士

百官自正公儀休者魯博士也魯相無所變更百官
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其

秦官博士秦官也掌通古今官博者博通古今士者
辨於然否漢官儀

藏書伏生齊南人也故為秦博士秦時禁書伏生壁藏
之漢書

詭對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
世召博士諸儒生問反狀通獨詭對不及拜為博士通
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謏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
免虎口上

通諸家書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最為少毋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悅之止

吏稱先生武帝初置博士取學通行脩博識多藝曉古今爾雅能屬文章者為之切賀位次中都官吏稱先生不得言君其子弟稱門人世舊

待詔金馬武帝初即位招以良文學士是時公孫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弘不太常上策詔諸儒持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不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人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漢

傳業寔盛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與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至元平時所以閭羅遺失垂贊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世為博士孔子之後孔順生贊為孝惠博士襄生忠忠生武贊及安國安國生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延年生贊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霸生光贊經學尤明成帝初即位為博士官至丞相止

魯大儒韋賢字長孺為人益具朴少欲篤志於學無贊理尚書以時教授時人號稱知魯大儒徵為博士止

儒林之官 成帝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
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洲 尔宜皆明於古今温故
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以學者無述焉為下所
輕非所以尊道德也 也

省經章句 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

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脉氣滅也 論

家法教授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先訪儒雅自是衛宏桓

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 後漢

橫卷 翟酺字子超為大匠時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

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詔六經於石渠學者

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 是太學博士舍內

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

天下宗師 朱浮為太僕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

上書曰天太學者禮義之官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先建

太學造立橫舍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

傳而不絕上

得生幾晚 桓榮字春卿少學長安十五年不窺家園年

六十餘先武召令說尚書甚善之每朝會輒命榮於公

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博士缺拜為博

士

通儒 董鈞字文伯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為博士

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奏議

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一歲課試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教王化以隆風俗

吳志

行爲世表

荀崧字景猷元帝時方脩學校簡省博士

以爲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

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永嘉之

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

一則應對殿堂奉酢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訓三

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去聖久遠其文

將墮興其過廢寧與過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

晉書

勸俗虞

字仲寧太康中與館陶任地俱以博士徵不

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任

旭虞喜並繫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

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通其更以博士徵之

賜席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遷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

賜席亮重席至八九帝嘉之曰學不當如是耶

殷氏傳

拜于床下

姚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親詣省病拜

于床下自是公侯兄師博皆拜焉

載記

通儒嚴植之字孝源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脩五禮有

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

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

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

人南史

解析經理 崔靈恩少篤學徧習五經仕魏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為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奩尤好其學奩生徒亦數百人三為五經博士

祕惜不傳 戚衮字公文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祕祕傳不惜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隨死而殯為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

頌答如流 戚衮為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橫難以荅抗諸儒懾氣時衮說朝聘義摛與往復衮精采自若頌答如流

徧該經藝 顧越徧該經藝傍通異義特善老莊尤長論難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鐘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除五經博士

特命 崔景雋好古博涉以經明行脩雅為高祖所知重賜名為逸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免始

執事同坐 熊安生字植之博通五經河清中陽休之特

奏為國子博士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馬與講周禮
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於武帝帝大欽重之及入鄴安生
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
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
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
戰况陛下冀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人財
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
百姓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
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
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
畧為優帝大悅賞賜優厚令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

至京

北史

諸儒推慕 權會 竇理 正少受鄭易探賸索隱妙盡幽微
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天保時為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
教授不闕性甚儒悞似不能言及臨機各難酬報如響
由是為諸儒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
或寄宿隣家晝夜承聞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
怠上

立五后

何妥字栖鳳江陵平入周仕為太學博士宣帝

物立五后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等不
宜有五妾駮曰帝嘗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上

推其通傳

房暉遠字崇儒世傳儒學恒以教授為務隋

牛弘每稱為五經庫文帝初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
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
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
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已所長博士各
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
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
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
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
能測也文帝嘗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
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
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

唐書

合璧誤以為唐事文尾後以為唐書更誤

儒稱博物

王頰字景文江陵陷入關二十尚不知詩為

其兄顓所責怒乃感激讀書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
累載遂遍通五經大為儒者所稱周武帝引為露門學
士每有議決多頰所為而頰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
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為博物開皇年令於國子講
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頰與相論
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起授國子博士
六儒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馬光與張仲讓孔籠
住榮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

唐書

六儒

天中記

卷之三

五

司新疑滯馬光字榮伯少好學尤明三禮為儒者宗
開皇時嘗因釋奠帝親幸國子學王公已下畢集光
坐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皆
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禮義弘贍論者
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
安生後唯宗光一人上

博辯徐文遠方正純厚有儒者風竇威楊玄感李密皆
從其受學開皇中遷太學博士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
心舉文遠與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為學官遂擢授文
遠國子博士愷等並為太學博士時人稱文遠之左氏
褚徽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為一時之最文遠

所講釋多立新義先儒異論皆定其是非然後詰駁諸
家又出己意博而且辨聽者忘倦武德六年高祖幸國
學觀釋奠遣文遠發春秋題諸儒設難蜂起隨方占對

皆莫能屈

唐舊

隨端立義陸德明為太學博士後高祖親臨釋奠時徐
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
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為之屈高祖
善之貞觀初拜國子博士上

九經庫谷那律貞觀中遷國子博士淹識群書諸遠良
嘗稱為九經庫

宣業龍朔二年改國子博士為司成宣業

通

助教

釋儒何佟之字士威仕齊初為國子助教為諸王講養服結草為經屈手中為冠諸生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醇儒南史

沈峻字士嵩好學晝夜自課睡則以杖自擊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為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群經源本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群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竝執經下坐地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即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後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勉從之奏峻

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兼五經博士於時講授者常數百人
張譏字直言受學於南周弘正每有辭意為先輩推服陳天嘉中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我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弘正旁聞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然止

劉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又明陰陽

博物多識故為儒者所宗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後為國子助教

嘗靜坐讀書有叩門者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
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義理長短竟在誰
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目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為
少時患死史北

一人牽驢 權會本貧士無僮僕初任助教之日常乘驢

上下其職事多非晚不知曾夜出城東門鍾漏已盡會
唯獨乘一驢忽見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
迴動輒漂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
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
不覺墮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統
去家史北

經明交難 陸德明大業中廣召經明之士四方至者其
衆遺德亦與魯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交難衆出其右
者授國子助教唐舊

吳水 蓋文達異州信都人也博涉經史有士君子
之風刺史竇抗嘗廣集儒生令相問難其大儒劉焯劉
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士亦參焉既論難皆出諸儒意
表抗大奇之問曰蓋一就誰受學劉焯對曰此生莫疑
此自天然以多問寡此為師首抗曰可謂水生於水而
寒於水也武德中受國子助教其宗人文懿亦以書業
知名當時稱為二蓋焉文懿者貝州宋城人武德中
國子助教嘗開講毛詩發題公卿咸奉更相問難

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貞觀中卒於國子博士

高子貢弱冠遊太學徧涉六經尤精史記與邢文

儒朱敬則為莫逆之父月經舉歷秘書正字弃宦

以率鄉曲拒徐敬業以猷之功拜成均助教

行人

馬融論語註云行人掌使之官正義云周禮秋官

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

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

之官謂掌其為使之官也註大行人亦大賓之禮及大

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

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讓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

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下聘以結諸侯之

好殷黜以除邦國之慝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

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裁禮周

秘小行人賞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五善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

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二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歸

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何

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

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

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

君教使臣曰必諏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

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有禮北宮文子作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即段廷勞子

栳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

與子大叔之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

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襄三十三前襄四行人公孫揮

習禮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

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儻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

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

君將使於兵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

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羞請見見以諸侯之禮說苑

天中記三十三卷終



